



13
403
150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五

果部十二

扶留

芋



八幡
田中

書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所購於日本山中
郎君山中所藏以號田中

甘蕉

蓮

藕

菱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芭蕉二株

南夷志曰南詔土無食器以芭蕉葉藉之

廣志曰芭蕉蘭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升葉廣二尺長一丈子有角子長六七寸或三四寸生爲行列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剥其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飽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其莖解散如絲織以爲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葛色出交趾建安南州異物志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

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
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
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
有三種一種子大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
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大
如耦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味最弱其莖如芋取以灰
練之可以紡績

異物志曰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鑊煮之爲絲可
紡績女工以爲繩絡今交趾葛也其內心如蒜鴨頭生大
如合掌因爲實房一房有數十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
黑剥其皮食其肉如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
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

顧微廣州記曰甘蕉與吳花實根葉不異真是南土暖不

經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甘未熟時亦苦澀也

南方草物狀曰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矣亦可蜜藏

遊名山志曰赤巖山水石之間唯有甘蕉林高者十丈

卞敬宗甘蕉讚曰扶疎似樹質則非木

扶留

吳錄地理志曰始興有扶留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

榔

蜀記曰扶留木根大如箸視之似柳根又有蛤名古費生
水中取燒爲灰曰牡厲粉先以檳榔着口中又扶留長寸
古費灰少許同嚼之除脣中惡氣

異物志曰古費灰牡厲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而後
善其扶留藤似木防已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爲物甚異
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交州記曰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

廣志曰扶留藤緣樹生其花實即蒟也可爲醬左思吳都賦曰石帆水松東風扶留

芋

說文曰齊人謂芋爲菖

孝經援神契曰仲冬昴星中收菖芋

宋均曰
菖亦芋

廣雅曰藉如水芋也亦曰烏芋

漢書曰汝南郡有鴻臚大陂翟方進爲丞相奏破之郡中

追怨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

漢書曰秦破趙遷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鷄

芋也
蹲鷁
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至僅百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雄勅成都衆甚飢餒乃將民

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南史孝義傳曰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

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汜勝之書曰區種芋法區收三石芋鉢深止掘芋頭肥十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字咎公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菜

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飢困長何得食穀先自

引芋吏皆從之

汝南先賢傳曰蘇苞歸先人冢側種稻芋以祭祀芋以充

飢耽道說禮玄虛無爲

列仙傳曰酒客爲梁丞使民益種芋三年當大饑卒如其

言梁民不死

鳳土記曰博士芋蔓生根如鵝鴨卵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蜀郡人母亡歸送吏飢輒取道

側民芋隨以帛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相語曰聞何安漢清民取糧令爲之償

博物志曰野芋食之煞人家芋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廣志曰凡十四芋有君芋大如魁有車轂芋有旁巨芋有青邊芋此四芋魁大如餅少子葉如繖蓋細色紫莖長丈餘易熟長味芋之最善者也莖可作羹臘有蔓芋綠支生大者二三升有雞子芋色黃有百果芋畝收百斛有單芋七月熟有九而芋大不美有蒙控芋有青芋有曹芋子皆不可食莖可爲菹又有百子芋出葉榆縣有魁芋無旁子生永昌

本草經曰芋土芝八月採

左思蜀都賦曰瓜疇芋區

菱

爾雅曰菱厥櫟

郭璞注曰今水中央也

尚書大傳曰鉅野菱

鉅野大澤也魯數今蜀山陽也

周書曰冬食菱藕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加籩之實菱

國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屈到楚卿宗老家臣

曰祭

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建屈到之子子木

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也

漢書循吏傳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秋冬益蓄菓實芰

芡謝承後漢書曰袁閼父賀爲彭城相亡閼到郡迎喪飢食芰芡渴飲行潦

梁書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迹職西上道中乏食緣

路採菱作菱飯給所部以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獮猴數百爲脯以供酒食

淮南子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棄疾承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避而去之乃食芰飲水枕塊而死

呂氏春秋曰厲叔事莒閔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殼橡栗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羅浮山記曰綏寧縣元龜淵中出菱甚爲甘旨

廣志曰鉅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四年以菱爲蔬

范注祠制曰孟秋之祭菱芡

楚辭曰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左思蜀都賦曰俱沃羸則有綠菱紅蓮

潘岳西征賦曰鳧躍漸唼喋芰芡

郭璞江賦曰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

曹植九愁曰採菱華而結辭

孫楚論屈建文曰加籩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所生

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

生之義奪平素欲建何忍焉

亦愈癟頭

崔豹古今注曰芡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芡葉似荷而大

周禮天官下籩人職曰加籩之實芡

漢書田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冬溫蓄果實芰芡

淮南子曰狸頭愈鼠雞頭已瘻

音漏鼠醫人創狸愈之瘻謂之鴈頭亦愈癟頭

太平御覽

卷之三

四

五

賄

葉上蹙紐如沸實有芒刺其裏如珠可以療飢止渴方言曰荅^{音役}茨雞頭也北燕謂之荅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茨

說文曰茨雞頭也廣雅曰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鴈頭本草經曰雞頭一名鴈實生雷澤

劉駒駘玄根賦曰芳林臻臻朱竹離離菱茨吐榮若攢錦而布繡蓮

爾雅曰荷芙蕖其實蓮_{蓮房也}其中的子也的中薏_{中心苦毛詩陳宛丘澤陂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史記曰龜千歲遊於蓮葉之上焉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蓮藕雜菓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八年有司奏揚州刺史王濬解稱州治後池有兩蓮駢生雙房分體又十六年華林丞伍泳刺雙蓮同幹秀出華池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八月嘉蓮雙葩並實合跗同莖生豫州醴湖又六年雙蓮一蒂生東宮玄圃池三國典略曰齊主還鄴高麗新羅並遣使朝貢先是徐州蓮一莖兩蒂古云異木蓮枝遠人入款斯其應也北齊書曰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皆作胡人面仍著鮮卑帽俄而季舒見煞長安初武成殂後有謠云千錢買莫圈中有芙蓉樹破券不分明蓮子隨他去調甚悲苦至是應焉

又曰高緯所幸馮淑妃名小怜也

後唐書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玉脣肩低首候之唯馬郁以滑稽侮狎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異方珍菓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蓮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韓中置鐵鎚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按

夏侯孝若芙蓉賦曰綠房翠葉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

散鬚纓以金牙點以素珠

孫楚蓮華賦曰攢聚星列纖離相扶瞰若玄黎投幽夜粲若鄧林乘鶴鵠

樂府歌曰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藕

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蓮藕雜菓

齊書曰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蕡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應自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一挺藕一盃漿皆諂籤師籤師不在則竟日忍渴

唐史曰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傷藕或云荷名或云葉甘爲蟲所傷或云故傷其葉以長其根近多重臺荷蓋蓮實中又生花亦甚異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咀嚼菱藕

夏侯孝若芙蓉賦曰咀菱藕於玄泉

謝朓詩曰秋藕折輕絲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五

中古坐薦在基與山
爲蟲虱於延云刈穀其熟以是其熟在後也
蟲食其熟則蘇其最上者各割棘延云督首如无棘者
皆燒延而燒不亦懶乎且愚謂
加誨曰天子殊異而一母殊囚一母殊一不誤
釋引曰子聾猶以集詩大言曰請王賦自人生聖門東
濟皆曰本門中曰東王子醫鄰音也置清華方節指之曰
足知於附志曰大采蘋有葉蘋諸草
爾亦曰林芙蓉其外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六

菜部

一外禁惡惡而里禁里人牀席而斯而菜者

揩水

菜者昔日好韭菜

韋

南蠻林父和歌人合人其門

詔

介

菜

詩曰我有旨畜亦以御冬

以禦冬月乏無時也

又曰其歎速伊何維筭及蒲

穀菜也

周禮春官曰入學釋菜合舞

入學必釋菜禮師也菜蘋蘩之屬

儀禮婚禮曰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于皇舅某子

蓋用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禮曰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

始爲禦冬之備也

左傳曰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爾雅曰菜謂之蘋疏不熟爲鍾

蘋菜總名見詩凡草菜可食通名爲蔬也耳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七十六

一

七

又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尚書大傅曰煞君之室雖生美菜有義之士弗食

後漢書曰劉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不叩頭曰今且爲老母求菜母老將平爲命願得先歸食下同嗣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讓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自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日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鍾南嚴海君少時鄉人有入其園竊菜者明日拔菜悉遺鄉里鄉里人相約無復取菜者

又曰彭城刀曜字子卿爲漁陽相前相所種菜悉付還外

魏志曰倭國地溫冬夏食生菜

吳書曰趙咨使魏魏人凡聞江東有耑音端蹄菜作若爲食咨曰當得倉助康鰣以作羹

王隱晉書曰皇甫諭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諭曰柳爲布衣過吾吾送迎柳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而送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鴻季也豈中古人之道哉

又日邵續爲石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

又日桓溫性儉每讌唯下七奠拌菜果而已

又曰吳隱之母喪哀毀嘗酸蘋以其味旨輟而棄之及爲廣州清操愈勵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

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宋書曰張敷父在其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

又曰宋慤以軍功封洮陽侯先是鄉人瘦葉家豪富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士車串噉籠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又曰柳充景爲三公時在朝勳貴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得錢三萬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菜以供家喫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乃以錢乞守園人。

又曰王玄謨柳元景相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若倉之目凡諸稱爲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

堇茹供春膳粟粱充夏食匏醬調秋菜白醕解冬寒
又曰朱脩之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膳往姊爲設菜羹籠飯以激之。

齊書曰晉永嘉五年曲陽縣市黃慶宅左右有園東南廣數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更生夜恒有白光似懸絹道士傅德古使人掘之三尺獲玉印文曰長庚萬福
又曰宜都王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
又曰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
南史隱逸傳曰沈道度辟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梁書曰武帝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

又武帝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

三國典略曰梁蕭棟字吉豫竟安王權之子也侯景以法駕迎棟時棟與其妃執鋤種菜忽然見逼駭愕久之後魏書曰甄琛母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菓珍羹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

又曰高閭曾造胡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闊見其貧約以衣服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媿

又曰盧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

三國典略曰北齊王以鄴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官無蔬菜買於人貟錢三百萬其人訴焉斛律光曰此園賜提婆一家足不賜提婆百官足

又曰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繫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僅祫無敢出門所買菜必於外墳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吊不通

隋書曰姚察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史又勅於朱華門長參文帝察蔬菲別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朕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下陳只得此一人唐書曰太宗回次易州界司馬陳元壽令百姓種蔬埂上而微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太宗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又曰太宗時健達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中心正黃而藥子紫色泥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有酢菜狀似芹而味香渾提葱其狀猶葱而甘辛

又曰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遂不行

又曰王昇爲刑部尚書性貪侈不常在公乃鬻公廨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甚爲時論所嘲

又曰中書園蔬日給於衆官者主事白常袞減其數崔祐甫怒訶主事曰此相公之命祐甫大訴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叱左右踣主事而拽之自是與袞常不平

又曰貞元七年冬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官冬

菜二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爲辭上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不足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班萬年令韋彤以禁人私賣上命奪班俸一月形俸三月

又曰貞元中奚陟爲中書舍人以所得雜給均分省內官又躬親庶務下至園蔬皆悉自點閱人以爲難而陟處之無倦

莊子曰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孔穀子曰菜謂之蔬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說苑曰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擣菜二子出見老丈人戴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

卷之二十一
五
煞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煞之非其罪也君若何煞
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
摶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乎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
見之日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
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
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

又杜楚莊王賜虞丘子采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壽木之華枯姑之東赤木玄木之
葉餘晉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相譚新論曰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

菜論偶云山東六賢傳曰袁卞字叔陽陬慮人種采一園左右竊取

度溝瀆下乃爲之橋其敦義如此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上仙之藥有碧海之狼菜

孝子傳曰北平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履屨不
取其直天神化爲書生問云何不種菜曰無菜種卽與數
升公種之化爲白璧餘皆爲錢公得以娶婦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己耕種菜
莫不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賚瓦榼酒七榼多菜而無他味
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類
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口不飢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謂爲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
兩京記曰隋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燭帝許之
於是修飾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環貨充積人物

華盛晉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席籍之

魏王花木志曰吳郡邊海諸山悉生紫菜

崔豹古今注曰菹荆楊州人謂菹爲戢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徐孝穎性仁孝嘗在園中晝卧見人盜菜徐徐轉身向裏恐偷者見之仁行退讓皆此類也漢張竦奏曰古叛逆之國瀦其宮室以爲汙池名曰內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

韭

詩曰四之日共蚤獻羔祭韭

禮曰庶人春薦韭韭曰豐本

爾雅曰霍山韭今山中多有此菜
皆如人家所種者

說文曰菁韭華韭菜一種久而生也象形在地土北也

通俗文曰韭根曰荄

山海經曰邊春之山生山韭丹重之山其草多韭
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葱韭盡取焉

漢書曰冀遂爲渤海太守民口種一畦韭

晉書曰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音蠶王愷每以此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有客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蠶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又曰溫嶠滅王敦先是童謡曰剪韭剪韭斷楊柳河東小子令我與子以爲賊如韭柳尋得復生也

晉書後略曰成都王圍京邑城中無菜採陳韭芥以爲贍菜

齊書曰周顥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問何者最佳曰春初旱韭秋暮晚菘

又曰庾果之字景行爲世祖征虜功曹清貧食唯韭菹瀟
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言庾郎貧食鮓嘗有二十七種韭言
三十九也

三國世略曰北齊太上後宮無限衣皆珠玉一女歲費萬
金寒月盡食韭牙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食芋壓葱韭今
老病欲酒肉之味耶無鬼曰君爲萬乘之主苦國以義耳
目君病矣何勞吾乎

列子曰老韭爲覓者踰爲猿

魯連子曰市覲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餚也壅泉沃韭纖屨
之士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糒音焉非愛其僕妾棄其
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

說苑曰衛有一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晳過教之

曰有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訖九百區丈夫曰有機
智必有機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

正論曰小民髮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
從來必可輕奈何欲望致州厝乎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次藥有八阮赤韭

繆襲祭儀曰春祀和羹芼以韭

水經曰交州平樂山多龍穴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
風吹制分隨偃而拔不得過越不偃而拔輒凶也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
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恠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
韭茹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
故元祐曰二九十八聞者大笑世以此爲譏

諸葛亮教張君嗣曰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

性草菜之精猶有所耻想悲壯者意何所之

姑玉器日工武士人制器大矣其以執兵

非故始家客李云帝器人天李令公一介十八野人聞其

不諳通平人而制之制外無外食食外無膳肉食者膳禁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六

為尚書令制同三司富財久

風火燄余燭燭而然不得燭燭不燭而外燭內燭

水燭日炎炎平榮山炎炎穴燭少祀誰人并管魯幹精良

點點染燭日微明照萬目生

斯皆日暮西王母日夕大樂亦入滅奉生

發夫後回薄衣向燭酒燭也

直備得小宜知此事莫外主更曉

吾心齊外心外我不曉不曉我出

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

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萬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七

菜茹部一

山之不求葱蘋根者古人食之殊無味

葱當今薤

蒜曰薑

薑根曰蘇

葱

禮曰凡進食之禮葱菜處末○又膾春用葱○又脂用葱

○又爲君子擇葱薑必絕其本末

爾雅曰荅古百山葱荅大葉

漢書曰龔遂爲勃海太守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

又曰邵信臣爲少府先是官園種冬葱韭覆以屋晝夜難

然火待溫氣乃生奏罷之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唯老母極贍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七十七

七

張瑞

瞻聊

義熙起居注曰十年有司奏太常謝澹遣四人還家種葱
菜免官官婢日祿貲資齊故國門邊植神名目

晉書曰居洛陽城十里內有園菜欲以當課聽引其長流

灌紫葱

此承上文表題

又

日蘇武十本志

又

晉書曰石勒時石聰將叛佛圖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
害人百姓無食葱俄而石聰走

日蘇武十本志

又

後秦書曰姚興種葱皆化爲韭其役兵戈日盛

後周書曰宣帝大象年左衛園中葱變作韭

梁書曰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

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効汝

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金樓子曰名山之下生葱葱薤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
日寧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

月寶珠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王鼓惟此二物可煮石
又曰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脂食之可更調五味下橘皮葱
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上藥有玄都綺葱

列仙傳曰阮公者鳴山上道士也衣裘髮覆耳耳長六七
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
也

春秋元命苞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壠悉成行人拔取
者悉絕若請神而求即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繆囊祭儀曰秋祀和羹芼以葱

西河舊事曰葱領在燉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故曰葱嶺
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經休循國國在葱嶺
也

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

華陽國志曰曹公旣與先主語失匕會天震雷先主曰賢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公亦悔失言使人覘之見其拔葱公曰大耳公未覺也其夜先主急去

廣志曰有胡葱木葱

巴南山川記曰有石蒜石葱

續搜神記曰新野趙貞家園中所種葱未經抽拔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揚雄蜀都賦曰萬條熒熒翠藻青黃芳擣錦布繡望之無彊

潘岳閑居賦曰菜則有葱韭蒜辛青荀紫薑莖齊甘旨蓼

蘇芬芳

薤

爾雅曰勁炬盈山薤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

又曰薤鴻薈也卽薤菜也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令民一口種百本薤

後漢書曰龐參爲南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待人

魏略曰李孚字子憲爲諸生常種薤欲以成計有求索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時人謂之能行意世說曰桓公座有參軍猗音羈蒸薤不時解其食者又不助而猗終不放舉座皆笑

又曰蘇峻亂庾公南奔見陶侃雅相重及食庾啜薤因留

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尤歎

列仙傳曰務光服蒲薤根

荊州圖副山筑陽縣有薤山山多野薤因以爲名食者反

古詞曰薤上朝露何易稀

潘岳閑居賦曰白薤負霜土膏薌蕪於以與甘采繁不

蒜

爾雅曰葱切的山蒜今山中多有此菜皆人家所種

說文曰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

東觀漢記曰李恂爲兗州刺史前刺史所種園小麥胡蒜

悉付從事無所留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費遂字子奇爲楊州刺史悉出前刺史所種小麥胡蒜付從事

又曰太原閔仲叔者代稱節士雖同黨之潔清白以弗及

也同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王隱晉書曰郗說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載乃養雞種蒜得馬八疋輿棺至冢

齊書曰豫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畢人便去融欲求

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

梁書曰邵陵王使賊斂何智通旣擒賊智通子敵之割炙食之卽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樵熟敵之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之撤一巒賞載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抱朴子曰謂夏必長而蒜麥枯謂冬必凋而竹柏茂

正部曰張騫使還始得大蒜苜蓿

三輔決錄曰平陵范氏南陽舊語曰前隊大夫有范仲公鹽豉蒜顆共一筭言其廉儉也

袁子正書曰袁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

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弃則惜欲持去則暑遂盡食於是太辛齧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謂曰子之家牛半羊數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暎音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由是也

晉四王起事日成都王顥奉惠帝還洛陽道中於客舍作食官人持斗餘粳米飯以供至尊大蒜鹽豉到獲嘉市籠米飯五孟盛之天子歟兩孟燥蒜數株鹽豉而已

顏氏家訓曰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顆共一筭顆當音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筭爲一顆蒜是俗間常語耳故陳王雀鵠賦曰頭如蒜顆口似擘椒

崔豹古今注曰蒜卵蒜也俗語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子共爲一株二擣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謂之大蒜

竊報記曰梁廬陵王蕭續在荊州時常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孟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試勑失王本意及孟卿以數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憲但誑孟卿公自爲當爲公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孟卿號叫撫出自陳唯語人以紙筆隨歛死後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孟卿挈頭而入持一椀蒜薹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而服之因爾病未幾乃卒

廣五行記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戶唐望之冬集計至五品進止未出閒有僧來覓初不相識延之共坐少頃閒日貧道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故聞相記能設一頓餚否司戶欣然卽廁分買魚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戶家人云蒜盡僧云蒜盡去也卽起留之云蒜盡遣得買僧云蒜既盡不可更住苦留不止司戶果無疾暴亡

延薦與李文德書曰五折張騫大宛之蒜

潘泥鈞賦曰西戎之蒜南夷之薑

茄

梁書曰蔡撙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覓紫

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四年改胡牀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

黃瓜改茄子爲覓覓紫

嶺南異物志曰南土無霜雪生物不復凋枯種茄子十年

不死生子人皆攀緣摘之樹高至二丈

嶺表錄異曰南中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園之中栽種茄子

宿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爲大樹每夏秋熟則梯樹

摘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卽伐去別栽嫩者

薑

梁書曰東方朔嘗言王薑皆齊人也

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散爲薑失德逆時則薑有異辛而不臭也

以自采自持一當取清供外首

援神契曰薑禦溫菜也

謂相兼也

禮記檀弓上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薑焉以爲

薑桂之謂也

論語鄉黨曰不撤薑食

撤去齋禁薰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見楚相楚相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於王未也何怨於我也

史記曰萬家之城千畦薑與千戶侯等

魏志曰倭國有薑不知其滋味

齊書曰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器郡還獻乾薑二

斤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歎息

梁書曰周捨占對辯捷嘗居直盧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
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一坐皆悅
呂氏春秋曰和之美者楊璞之薑招搖之桂楊璞地名在
蜀郡招搖山

神仙傳曰吳孫權曰權使介象作變化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先主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先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坑汲水滿之并求釣象餌之垂綸於坑中不過頃得鯔魚先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先主曰聞蜀薑作虀至佳此閒薑永不及也恨爾時無此薑耳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行者并付以直象自書一符以青竹杖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

須臾止已到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於市見之間曰與帝買薑於是甚驚作書寄家此人買薑畢捉書騎竹杖閉目後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膾亦適了也

李先生傳曰郎中喬齧於牛渚遇神人意欲啖薑而市無
之神人以箱數匹并書一牒付信入市門南下任意所如
須臾得薑數斗還以問神人神人曰問李先生當知我
博物志曰伏波將軍唐資傳蜀人熬薑法先酒掃別籠細
爲三輩盛着籠中作沸湯沒籠着湯中須臾取一片橫截
斷視其熟否裏既熟訖便內着器中細擣米末以覆上令
薑不見訖以向湯令復沸使相淹消息視器中當自沸沸
便陰乾之

嶺表錄異曰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而於葉閒吐花穗如麥粒嫩紅色南人選未拆開者謂之含胎以鹽淹藏入甜糟中終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爲膾無加也常自斷斷又曰以鹽藏曝乾煎湯食之極能治冷氣未以鹽止令爾雅曰蘇桂荏也蘇桂荏名桂荏故

方言曰周鄭之間謂之公費湘沅之間謂之薑湘沅在沙州記曰乞佛虜不識五穀唯食蘇子

吳氏曰假蘇

一名薑

一名

薑

又月令曰仲冬之月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雨汁者冰

雪雜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暮戌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春秋運斗樞曰遠雅頌著倡優則李生瓜論語曰子路曰佛肸以中牟叛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縕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爾雅曰

瓞大結

臍切

其紹

郭璞注曰俗呼臍瓜爲瓞

如臍

史記曰邵平者

故秦東陵侯

破

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漢書地理志曰燉煌古瓜州地生美瓜

續漢書曰牽牛星荊州謂之河鼓主關梁織女主瓜果又曰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蒂時以爲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閨皇后與外親耿寶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予續立之表山松後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瓜兩體共蒂後漢書曰施建字君子沛人也家貧母老常鬻力供養種瓜自給

應劭漢官儀曰太官菓丞官別在外掌菓瓜菜茹吳志曰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爲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也

吳錄曰姚翁仲嘗種瓜菜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

所受

晉書曰咸寧二年嘉瓜同蒂生於成都
又曰皇甫謐年二十不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
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

年餘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

皇甫謐同

又曰桑虞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虞有園宅北
數里瓜菓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圈援多棘刺恐偷見
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
通閭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歡然盡以瓜與
之

齊書曰建元初武帝卽位到撫爲司徒左長史先是武帝

與撫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得青瓜與上對剖食

之

又曰竇陵王子良夏月客至爲設瓜飲水而食之齊書曰
又曰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航
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開瀆下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
百姓俱困豈可滅漑田之水以迺運瓜之船乃步他道往
錢塘貨賣

沈約齊記曰韓靈敏早喪父兄靈珎至孝母亡家貧無以
葬與靈珎種瓜靈敏朝採暮還復生未嘗減耗葬事由此

舉孝子傳同

梁書曰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
知命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衣素木棊食不過一肉有姥
餉一青瓜祖深報以疋帛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衆朝

又曰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熟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北齊書曰蘭欽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暎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卽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廚人塗刃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後魏書曰楊愔典選多以言兒取人時謗詞云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唯取大者

又曰郭祚以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瓠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挑弓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挑弓僕射黃瓠少師後周書曰王羆性儉率嘗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

愧色

又曰趙王招知隋文欲遷周鼎密欲圖之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文帝從者多在閣外唯楊弘元胄坐於戶側招以佩刀割瓜昭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迺以大觴親飲胄酒

北史曰宋瓊字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隋書開文帝用法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穰桶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卽時行杖

又曰秦孝王俊奢侈過甚頗好於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唐書曰杜如晦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又曰高宗子八人武后所出者自爲行弟長曰孝敬皇帝監國仁明爲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次曰中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諸弟嘗所不安晨夕懷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莖摘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竄於黔州又曰德宗建中初誤以高力士養女楊氏婦爲沉太后是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密使中人就洛陽視高氏年狀頗同曩時太后嘗削瓜哺上刀傷左拇指高氏嘗割瓜亦傷左拇指中人皆閻官女子且非審識太后見上仁孝有殊喜莫敢沮者高氏辭曰實非太后具陳族姓內

外以自明

又曰貞元四年夏右神策軍獻瑞瓜三蔓各爲一蒂而生三瓜

莊子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墨子曰今有入人塲圈取人瓜者得罰令之諸侯攻伐踰竊人瓜者數千萬而自曰義也

秦子曰食瓜者雖去蒂何以連其根

孫卿子曰臯陶之色如削瓜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至崑崙山有玉瓜其形如世閒瓜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又曰曾參鋤瓜三足烏集其冠孝故也

家語曰曾子芸瓜而誤斷其根曾皙怒以大杖擊其背曾

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問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會子使人請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聘小捶則受大捶則走參委身以待暴怒既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古文奇字曰秦政古文爲大篆及隸字周人多誹謗怨恨秦苦天下不從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凡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翫瓜實成使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墳之以土肯壓終○古文璵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從今已往五月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巳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至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蟲矣

賈誼新書曰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

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覺謂其尉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往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報楚王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友於梁王王同序

裴淵廣州記曰有瓜冬熟號爲金釵味乃甜美

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狸頭瓜蜜筍瓜女臂瓜龍蹄瓜羊髓瓜又有魚瓜大瓜如斛出涼州陽城瓜有青登瓜大如三升魁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熟有春日瓜細小小瓣有藏正月種三月成有秋泉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蒼黑

列仙傳曰溪父者南郡編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之買瓜教之鍊瓜與附子桂實服之一年能飛登山入水往來海邊又曰服閻者不知何許人常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於祠中博賭瓜履間使擔黃瓜數十頭令瞑目乃上方丈山神仙傳曰葛公冬爲客設生瓜漢武內傳曰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後造朱炎山陵食靈瓜其味甚好顧此未久已七千歲矣又曰仙之上藥有空同靈瓜四劫一寶也

道學傳曰褚雅字玄通人與共居常取水酒掃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

伏侯古今注曰孝平帝元年武陵縣生瓜花如葱紫色實

如小麥障地復生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

零陵先賢傳曰李融字元音承陽人固始侯相使尹爲政得更長心屢致祥瑞甘瓜六子共莖靈書慰勞遷廣漢太守

南岳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性樂神仙季冬之月

夜半清明有四真人並可年二十餘天姿秀穎平靜室因

設酒肴陳玄紫榦降寶靈瓜

太上黃庭內景經注曰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地中有神靈瓜食之者至玄也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布綱於瓜上則爲得巧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

列仙傳曰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地

中有神靈瓜食之者至玄也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

布綱於瓜上則爲得巧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

列仙傳曰大霍山下有洞臺司命君之府地

鄭玄別傳曰民有獻嘉瓜者畢本同寶縣欲表府文詞鄙略君爲改作又署頌一篇俟相高其才

吳越春秋曰吳夫差爲越所敗遁而去得自生之瓜其實已熟掇而食之間左右曰是乃冬有瓜近道而人不食何也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瓜子復生故人惡食

夏侯曾先會稽記曰曹娥父溺死娥見瓜浮其處即得父屍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瓜味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常行幻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使從索瓣種之俄而瓜蔓延生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及視所賣皆亡耗矣

幽明錄曰安定人周敬種瓜時亢旱鬼爲揷^輦音水澆瓜瓜大滋繁間姓名不答還白父嘗有惠於人否父曰西郭樊營先作郡吏償官數百斛米我時以百斛助之其人已死又曰孫鍾富春人堅父也與同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有三少年容服妍麗詣鍾乞瓜愛樂無已爲設食出瓜禮敬躬勒臨去曰我等司命感郎見接之厚送出門三人曰山中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爲數世天子鍾曰數世天子言訖悉化成白鶴

列異傳曰遼東丁伯昭自說其家有客字次節既死感見待恩常爲本家致奇異物試臘月中從索瓜得美瓜數枚又於外立一神壇瓜始引蔓清晨行之忽見壇上有新板

墨書曰此是神地所遊處不得停止種殖可遠去根生拜謝跪叩曰竊疑村人利其熟地牛苗容或假託神旨以見驅斥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悉以朱代墨任昉述異記曰漢章帝元元年上虞獻雙蒂瓜一實五色又曰吳相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有五色瓜歲充貢獻五行記曰梁吏部尚書何敬容夏患瘧疾寄在蔣山道士館時忽見一人玄衣大帽立在帳側自稱楊胡靈將瓜一枚云與公少時言訖因不見後數月敬容以罪免官本草經云瓜一名土芝

吳氏本草曰瓜子一名瓣七月採可作面脂

劉禎瓜賦曰禎在曹植坐廚人進瓜祐爲立成辭曰含金精之芳流冠衆瓜而作珍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

四剖三離承之雕盤幕以纖絲甘侔蜜房冷甚冰圭嵇含甘瓜賦序曰世云三芝瓜處一焉謂之土芝張載瓜賦曰羊駭虎掌桂枝蜜筩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敷外偉綠壤內釀

傅玄瓜賦曰白者如素黑者如漆黃踰金箱青侔含翠舊有蜜筩及青括樓嘉味溢異鮮類寡疇一瓣之頃至三搖頸細肌密理多穰少瓣豐旨絕異食之不餉音烏陸機瓜賦曰夫其種族頭數則瓜樓定挑黃扁白搏金釵蜜筩小青大斑玄瓣音幹素腕狸首虎蟠東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

夏侯孝若梁田賦曰入果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黃斑落蒂離母漬以寒泉

左思蜀都賦曰其圃有瓜疇芋區

王廩洛都賦曰瓜則桂枝括樓綠廳青肌消暑蕩餉解渴療飢

樂府歌詩曰君子防未然不廳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古詩曰甘瓜抱苦蒂美草生荆棘愛利防有刀貪人自還賊阮藉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短阡陌母子相拘帶

張華真人篇曰朱李生東苑甘瓜出西郊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乞諸水瓜五枚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九

菜蔬部四

瓠

壺盧

蓼

葵

蕪菁

詩頑人曰齒如瓠犀犀瓠中也

又曰八月斷壺壺瓠也

又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陸機毛詩疏義曰匏有苦葉匏瓠也葉小可爲羹揚州人

恒食主八月某卽苦故云苦葉

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爾雅曰瓠犀瓣瓠中瓣也詩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宮得耳疾醫爲挑之得物

大如繭盛以瓠覆以盤化爲犬五色因名盤瓠

晉書曰杜預病癰吳人憚其智計以瓠繫狗之頸每大樹似癰斬使白乃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又曰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日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宋書曰徐文伯曾祖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過客求飲留一瓠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醫經一卷

齊書曰卞彬性好飲酒瓠壺瓢勺栎皮爲肴著皂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號卞田居後周書曰強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護未誅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抵而破之

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而獲誅諸子並伏法管子曰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瓜瓠葷菜不備國之貧也莊子曰惠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而成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爲瓢則廊落無所容非不大也吾爲其無用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也國語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乃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是行魯人與莒人先濟新序曰魏文侯見簎李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也又進瓠羹文侯曰墻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飴我瓠羹教我無多歛百姓王充論衡曰干將之刃未磨瓜瓠不能傷

又曰婦人踰孕者子活乳數者子死譬若瓠華多實少也
風俗通日燒穰殺瓠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枯死
水經曰今豫州汝南郡城西北汝水左出西北流又屈而
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老云城取名焉
太康地記曰朱崖儋耳無水唯種大瓠藤斷其汁用之亦
足
嶺南異物志曰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蜀志曰張瓌字君嗣如瓠壺外澤而內麤
三國典略曰齊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人魏中書令兗州
刺史延之女也母盧氏懷孕延之初有胡僧來詣門曰此
宅瓠廬中有月

崔豹古今注曰匏壺盧也壺盧瓠之無柄者匏有柄者懸
匏可作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則漆其裏
又曰瓢瓠也其揔曰匏瓠其別名

世說曰陸士衡初入洛諮張公所宜曰詣劉道眞是其一
既往劉尚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
柄壺盧卿得種來否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去
廣五行記曰西域夷國有石駱驅腹下出水以金鐵器取
便即漏下唯匏盧盛之則不漏飲之令人體滑香淨其國
神祕不可數遇

嶺表錄異曰胡盧笙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爲笙上
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

爾雅曰薈虞蓼

虞蓼澤蓼也薈音卽師力切

卷之三

卷之二

三

卷之三

詩曰閔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言辛
苦也
禮曰膾秋用蓼鶡羹雞羹鴛釀之蓼壤謂切
雜之也

也古言也辛

吳起者，衛人也。其學兵法，事魏文侯。文侯卒，起事齊威王。威王問曰：「子謂成陵子何如？」對曰：「可謂智矣，不可謂仁也。」威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之，智者慮後而忘先，仁者憂患而不忘安。今成陵子知魏國將亡，不知安秦，故曰可謂智矣，不可謂仁也。」威王曰：「善。」

劉向別傳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魏子曰君以臣爲本以民爲根猶

魏子曰君以臣爲本以民爲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
強則上下俱亡故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
成也本不可失也

賊七石不可失也

吳氏本草曰藜實一名野藜一名澤藜

廣雅曰蘷丘軌葵也

軌

葵也

詩曰七月烹葵及菽
國雅一章音急促似

爾翟上幕希有孝黎有毛沕啖之渭肩戎葵似葵華如
木槿枝音翫也似葵紫色也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相從績中夜而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於魯馬佚食苦園葵是歲吾園亡一

半趙攻樊諸侯畏其威魯往戲女吾姊預焉兄往視之道
畏而死由直觀之禍福相及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較音翹一名比不一名楚葵似蕪菁莢韋
紫綠色可食微苦也

左傳曰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謂之夫人訴之乃刑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葵葉葉向日以蔽其根也

晉書曰江統上太子書曰今西園賣葵禁藍子雞麴之屬
虧敗國體貶損政令

北齊書曰王攸字子深少孤獨種葵三畝數被人盜之王
攸密令人書葵葉下明旦市中看之遂得偷者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桓公憂北郭民
貧管子請禁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此則空有以相
給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與終始其鄉
之誠也實也鄉仰誠

繆囊祭儀曰夏祀和羹芼以葵中列仙傳曰丁次都不知何許人也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
嘗使買葵冬得生葵問冬何得有葵云從江南買來

列女傳曰魯漆室有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嘆鄰婦謂曰

何悲也欲嫁乎女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
大夫憂也女曰昔有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
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鄰女奔亡借吾兄追之霧出以求
溺流而处使吾終身無兄弟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
魯國微弱亂將及人三年魯果亂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葵生
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中遍踏朝種
暮生遠不過宿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至春有子
是也

潘岳閑居賦曰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鮑明遠葵賦曰別有鴨脚耳言葵似之

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

不成

蕪菁

爾雅曰須葑莧音總也須未聞江東呼蕪菁蕪菘
尚書曰荊州厥貢苞苴蕪菁茅菹蕪以爲

詩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葑蕡也菲芳也下體根莖也箋

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葑蕡與蓄之類皆上下可

又曰爰采葑矣沫之東矣箋云葑菁也

又曰采苓好聽讒也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

無從

葑菜

陸璣毛詩疏義曰采葑蕪菁也郭云今菘菜也可食少味
東觀漢記曰桓帝永興二年詔司隸蝗水爲灾五穀不登
令所傷郡國皆種蕪菁以助民食

吳曆曰劉備歸曹公曹公使親近覩視諸將有賓客酒食

者輒因事害之脩牆閉門將人種蕪菁公使人窺門卽去
備謂張飛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
夜輕馬而去

吳錄曰陸遜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抄掠瑾聞之
欲急去遂方催人種豆菘與諸將圍棊以示閑暇

齊書曰武陵王曄性清簡尚書令王儉詣曄留儉設食盤
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真率爲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顥清貧寡欲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
辯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

梁書曰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
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乃以實答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
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

涉溝盜其筭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大懾一
鄉無復草竊

北史曰孟信爲趙郡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
曾以施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鎗
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而已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凌淵之草名曰土英
荆楚歲時記曰仲冬是月也菜結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
並爲酸菹有得其和者並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酸菹以糯
米熬搗爲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筴音責令熟菹既甜脆
汁亦酸美呼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急就篇曰老菁蘘荷冬月藏並藏蓄之以禦冬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

菜茹部五

蘆服 芥 蕎 蔷荷 紫菜 苦買
芹 薺 蕎 董 荚 邪蒿
芸薹 薤菜 鹿角 胡荽 優殿 蘭菜
冬風 絡葵 蔠 萝 菴 波稜

蘆服

爾雅曰蕓蘆菔日莧宜爲菔蘆菔蕓蕓屬紫華

大根俗爲菔葵菔字或作菔

方言曰蕓菁紫者謂之蘆菔

廣志曰菔別名雹蕓

後漢書曰劉盆子在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
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拔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

東觀漢記

北史曰張威隋文受禪遷青州刺史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菔根與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責坐廢於家

正論曰理世不得眞賢猶治病無眞藥當用人參反得蘿菔根

唐新語曰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進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鵝蹲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之蕭萬聞之拊掌大笑

雲南記曰衡州界綠山野間有菜大葉而麤莖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煮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飢名之爲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

縣山櫟林謂之諸葛木也

芥

魏子曰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芥賊本不可失也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葱諸篇

嶺南異物志曰唐孟珙嘗於嶺表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署身細長

又曰南土芥高者五六尺子如鷄卵廣州人以巨芥爲醢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餉遺

嶺表錄異曰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北人將蔓菁子就彼種者出土卽變爲芥

吳氏本草曰芥菹一名水蘇一名勞祖

尊

南越志曰石蓴似紫菜色青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爲取它物會有客須蓴二斗鱈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置驃騎令小兒睡眼覺看籃中已有蓴鱈

幽明錄曰阿東常醜奴泛湖邊拔蒲暮宿空舍時日暮見一女姿容極美乘船載蓴至舍寄住變而爲獵

蓴荷

說文曰蘘蘘荷也一名荷苴

廣雅同

崔豹古今注曰蘘荷似蓄苴而白蓄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削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蔭翳地常依蔭而生也

搜神記曰余外婦姊夫蔣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

小人也乃呼小小亡去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葛洪方曰人得蠱取蘘荷葉着卧席下不使知立呼蠱姓名

潘岳閑居賦曰蘘荷依陰時藿向陽

紫菜

集異記曰會稽照誕入海採菜於山上曝之夜忽見羣鬼張目切齒欲來擊誕誕舊刀斫之見鬼悉披靡乃就誕乞少許紫菜誕不爲與

吳郡綠海記曰郡海邊諸山悉生紫菜吳賦云綸組紫絳者也

苦買

晉書安帝紀曰義熙二年有苦買菜生楊州營莖高四尺

六寸廣二尺二寸是後歲多征伐人民積苦故苦買者買苦也

芹

爾雅曰芹楚葵今水中

芹也

山熟生菜外頸元綠味甘

詩曰

虧沸濫泉言采其芹芹菜

又曰泮水日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芹菜

菜也

列子曰宋國有人其妻告之曰昔有人甘莢菽與芹子鄉豪嘗之螯於其口慘於其腸衆哂之

呂氏春秋伊尹說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芹也

范汪祠制曰孟春祭有芹菹

字林曰荳音豈美菜生雲夢

薺

爾雅曰薺

思歷

莫大薺

似薺細葉

俗呼老薺

又曰

芥切才何

薺實

廣雅曰菥冥馬辛也

穀部謂以當之

說文曰薺草可食

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茶苦菜也而君子於已之苦又甚於茶則如甘薺

禮曰孟夏之月靡草死之屬

薺亭蓼

春秋繁露曰薺以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故美

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

濟水

淮南子曰薺麥冬生而夏死

濟水

抱朴子曰薺麥大蒜仲夏而枯

濟水

物理論曰夫解小而引大了淺而伸深猶以牛刀割雞長及刈薺

濟水

吳氏本草曰菥冥一名折目一名榮冥一名馬駒雷公神農扁鵲辛李氏小溫四月採乾二十日生道傍細辛乾薺

卷之三

卷之六

三

卷之三

皆參齊寶神農甘毒生野田五月五日採陰乾治腹脹

蕨
鼈

又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晉書曰齊王秉權張翰謂郡人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平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去矣采南山蕨飲三江水也

江西之齋
古詩曰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其水染姑美

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堇菜也荼苦菜也周之原地肥美所生荼雖有性苦者比日甘如

也。食之謂用調和飲食也。昔人謂之滑之。蓋謂用薑也。冬用薑，夏用薑。

爾雅曰薺苦堇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沕食之滑

三十國春秋曰劉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踰禮曾祖
叔王氏盛冬思堇芻入澤中勸哭有堇生焉得斛餘

廣語曰夏荳秋堇滑如粉

後魏書上崔和爲平昌太守性剛慘地鋤下角其母李君
趙革惜錢不買

爾雅曰替接余其葉芹
藜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者流

水深漢江東人食之苦楚也
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接余也

北齊書曰刑峙字士俊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
菜日邪蒿令去之自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
宗聞而嘉之

俗謂之芸臺

芸臺

通俗文曰芸臺謂之胡菜

薰

韻集曰芸臺胡菜

薰

方言曰蘇之小者謂之穠菜

薰

也

鹿角

南越志曰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葫荽

石崇奴券曰奴當種蘿勒葫荽不親不疎

優殿

南方草物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芳好可食胡荽

雍菜

廣州記曰雍菜生水以爲菹

冬風

廣州記曰冬風菜陸生宜肥肉作羹二者微味人齒重之

絡葵

博物志曰人食絡葵爲狗齧則瘡不差或致死

字林曰蔊辛菜也

蔊

音

字林曰蔊菜似蒜生水中

波稜

唐書曰太宗時尼婆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

太平御覽食部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八十

如

羊林日取桑椹水

本

羊林日取桑椹水

本

艸志日人食桑椹水入安西

本

萬國皆日食桑椹水入安西

本

艸志日人食桑椹水入安西

本

萬國皆日食桑椹水入安西

本

